四庫全書

史部

歴代名臣奏議卷七十六

明　楊士奇等　撰

宗室

周襄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

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為嚚奸之大者也棄德崇奸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

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奸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懐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

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

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寵禄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

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漢文帝時御史大夫晁錯數言吳過可削帝不忍錯曰高帝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不朝於古法當誅帝猶不忍德至厚王當改過自新反益驕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

禍大上令列侯公卿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
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
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横及棘蒲侯柴武
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轞
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
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
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
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

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寛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二年陛下不交睫不觧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吕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

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觧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

景帝時梁王使人殺故吴相袁盎景帝名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

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

成帝時梁王立淫亂大中大夫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强劾力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皐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衊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

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産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産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迺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廹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

寢而不治

劉向遷光禄大夫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禄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

東漢明帝時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樊鯈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

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

章帝建初六年冬東平憲王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荅之其後諸王入宫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

曰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卑高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咫尺天儀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賜讌見輒興席改容中宫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會見跛踖無所措置此非所以章示羣下安臣子也帝省奏歎息愈褒貴焉

章帝性寛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尚書宋意以為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

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他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常為

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為子孫基阯而室第相望父檕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侈僭擬寵禄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帝納之

章帝時劉愷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

章和中有司奏請絶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和帝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近有陵陽侯丁鴻鄳侯鄧彪並以高行絜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脩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

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

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北軍中侯史弼懼其驕悖為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而二弟階寵終用悖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袁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

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絶恐遂滋蔓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議渤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昌死以聞

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為癭陶王

獻帝時劉備上表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横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

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
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歴年未效
常恐殞没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
為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
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晋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
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吕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
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
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

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僚見逼廹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臬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輙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奬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

綬

魏文帝黄初四年陳思王曹植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罔不可重罹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顔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别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

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絶朝心離志絶自分黄耇無復執圭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踴躍之懷瞻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

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兹青土奄有海濵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濟濟儁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屛先軌是隳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絀將寘于理元凶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兖邑于河之濵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

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王王爵是加仰
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
是嬰逝軀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
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壚
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豪釐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
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吴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
聖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
微又曰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

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芒芒原隰祁祁士
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糇糧
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
駟藹藹揚鑣漂沫流風翼衡軒雲承蓋涉澗之濵緣山
之隈遵彼河滸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騑驂倦
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騖指日遄征
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
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懷

永慕憂心如酲帝嘉其辭義優詔荅勉之
文帝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已見發
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又上書曰臣聞古者
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
無輕怒若輕雷喜如時雨恩不中絶教無二可以此臨
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授
官必以之所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為懼者蓋
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

王曰不然左右曰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唱汝為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兹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為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

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頋不足以自救况皆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辨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狥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鼷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無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

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疣盲聾瞶者二十三人惟正須𠰥小兒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惟可使耘鉏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許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

復見送晻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為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宫塜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异於凡庶若柏成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户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簞瓢顔子之居也臣生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觧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顔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未肯聽

臣之若是固當羈紲於世繩維繫於禄位懷屑屑之小慮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遥於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

明帝大和五年植又求通親親上表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

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蕃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洛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羣臣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

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

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覲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

義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隷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爾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迴光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

之物必有慘毒之懐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熈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誠竊所獨守寔懐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吳大帝赤烏中顧譚拜太常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

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絶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踈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踈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辯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悦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

晉惠帝時齊王冏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冏沈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勑三臺於是朝廷側目海内失望矣翊軍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顒誅冏因導以利謀顒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冏雖唱義有興復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勲力也而冏不能固守臣節實恊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官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清簒逆誅夷而率百萬

之衆來繞洛城阻兵經年不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
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輙取武庫祕杖嚴列不鮮故
東萊王甤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黜徙以
拊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沈湎酒色
不恤羣黎董艾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
偉惚恫擁停詔可葛旟小竪維持國命操弄王爵貨賂
公行羣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為貨謀斥罪忠
良伺窺神器臣受任蕃衛方岳見冏所行實懷激憤即

日翊軍校尉李含乘駅密至宣騰詔旨臣伏讀感切五
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冏擁強兵樹私黨權官要
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服今輙勒兵精卒
十萬與州征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乂
同奮忠誠廢冏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頴明
德茂親功高勲重往歲去就允合衆望宜爲宰輔代冏
阿衡之任顒表既至冏大懼

武帝時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博士庾

專與博士太叔廣劉暾繆蔚郭頤秦秀傅珍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勳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啓土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踈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跡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岳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

為司空及呂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若乃有無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為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為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為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庭為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内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内君其

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謗所謂芘焉而縱尋斧焉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

矣

散騎常侍國子祭酒曹志議曰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為聖君稷契為賢臣内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内五世反葬後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譎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譎而不正驗於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常棣周詩之詠鴟鴞同日論

共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榦植不強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羲皇以來豈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之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疏為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志以為當如博士等議

東晉簡文帝時會稽文孝王道子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惟道子而已宜在敦睦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

宋少帝時都督徐羨之等以廬陵王義真輕訬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密謀廢之奏曰臣聞二叔不咸難結隆周淮南悖縱禍興盛漢莫不義以斷恩情為

法屈二代之事殷鑒無遠仁厚之主行之不疑故共叔不斷幾傾鄭國劉英容養釁廣難深前事之不忘後王之成鑒也按車騎將軍義真凶忍之性爰自稚弱咸陽之酷醜聲遠播先朝猶以年在紈綺冀能改厲天屬之愛想聞革心自聖體不豫以及大漸臣庶憂惶內外屏氣而縱博酣酒日夜無輟肆口縱言多行無禮先帝貽厥之謀圖慮經固親勅陛下面詔臣等若遂不悛必加放黜至言苦厲猶在紙翰而自茲迄今日月增甚至乃

委棄藩屏志還京邑潛懷異圖希幸非冀轉聚甲卒徵名車馬陵墳未乾情事猶昨遂蔑棄遺旨顯違成規整棹浮舟以示歸志肆心恣已無復諮承聖恩低徊深垂隱忍屢遣中使苦相敦釋而親對散騎侍郎邢安泰廣武將軍茅仲思縱其悖罵訕主謗朝播于遠近暴於人聽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青青不伐終致尋斧況憂深患著社稷虞切請一遵晉朝武陵舊典使顧懷之旨不墜於武廟全宥之德獲申於昵親仰尋感慟臨啓悲

咽乃廢義真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
上疏諫曰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
被萬物故不繫於貴賤是以考叔反悔誓於及泉壺關
復寃魂於湖邑當斯之時豈無尊卿賢輔或以事迫心
違或以道壅謀屈何嘗不願聞善於輿隷藥石阿氏哉
臣雖草芥備充黔首少不量力頗高殉義之風謂蹈善
於朝聞愈徒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忘戮披叙丹愚伏惟
高祖武皇帝誕兹神武撫運龍興仰清天步則齊德有

虞俯廓九州則侔功大夏故虞順天人享有萬國雖靈祚脩長聖躬弗豫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心藩王哲茂四維寧謐傾耳康哉之咏企踵升平之風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録善奄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剥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常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士庶杜口人爲身計臣伏思大宋之興

雖協應符緯而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使兄弟之美比煇魯衛龜策告同胙均七百豈不善哉陛下富於春秋慮未重複忽安危之遠筭肆不忍於一朝特頣畱神九思重加詢采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皇締搆之業下顧蒼生顒顒之望時開乞宥反王都邑選保傅於舊老求四友於髦俊引誘情性導達聰明凡人在苦皆能自厲況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中賢之人未能無過過貴自改罪頣自新以武皇之愛

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𢦙謹昧死詣闕伏地以聞惟顧丹誠一經天聽退就斧鑊無愧地下矣

文帝元嘉六年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弘上表曰臣聞異姓為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故魯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垂誡矧乃茂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侯甸朝政弗及而以庶族庸陋浮華之臣超踰先典居中賛契豈所以憲章古式緝熈治道驃

騎將軍臣義康徽猷淵邈明德彌劭敷政江漢化被荆南搢紳屬情想樂當務周旦之寄不謀同詞分陜雖重比此為輕臣實空闇階恩踰越俯積素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孫叔未進優孟見殊展季在下臧文貽譏況道隆地昵義兼前禮臣於古人無能為役負乘竊位萬物謂何雖曰厚顏胡寧以處斯亡之懼寔疚其心乞解州録以允民望伏願陛下遠存至公近鑑丹款俯順朝野改授親賢豈唯下臣獲免大戾凡厥衆隸

孰不慶幸若天眷罔已脫復遲回請出臣表逮聞外內

朝議輿誦或有可擇

元嘉中彭城王義康未敗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

上表曰蓋聞哲王不逆切旨之諫以博聞為道人臣不

忌殲夷之罰以盡言為忠是故周昌極諫漢唐面折孝

惠所以克固儲嗣魏尚所以復任雲中彼二臣豈好逆

主干時犯顏違色者哉又袁盎之諫孝文曰淮南王若

道遇死則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文帝不用追悔無及

臣草莽微臣竊不自揆敢抱葵藿傾陽之心仰慕周易匪躬之志故不遠六千里願言命侶謹貢丹愚希垂察納伏惟陛下躬執大象首出萬物王化咸通三才必理闢大人之路開大道之門捜殊逸于巖穴招竒英于側陋窮谷無白駒之倡喬岳無遺寶之嗟豈特羅飛翮于垂天綱沈鱗於溟海況於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哉一旦黜削遠送南垂恩絶于内形隔於遠躬離明主身放聖世草莱黔首皆為陛下痛之臣追惟

景平元嘉之釁幾於危殆三公託以興廢之宜密懷不臣之計台輔伺隙於京甸強楚窺窬於上流或顯逆而陵主有生之所惴恐神祇之所忿忌也頼宗社靈長廟筭流遠灑滌塵埃殲馘醜類氛霧時靖四門載清當爾之時義康豈不預參皇謀均此休否哉且陛下舊楚形勝非親勿居遂以驃騎之號任以藩夏之重撫政南郢綏民遏寇播皇宋之澤以洽幽荒陛下之潤被九有豈直南荆之民沾渥而已焉遂台之以宰輔又寄之以和

味既居三事又牧徐揚所以幽顯齊歡人神同抃莫不言陛下授之為得義康受之為是也今如何信疑貌之似闕兄弟之恩乎若有迷謬之愆可責之罪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且廬陵王往事足以知今此乃陛下前車之殷鑒後乘之靈龜也夫曾子之不殺忠臣之篤譬二告而猶織仁王之令範故詩云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又云兄弟雖鬩不廢親也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可以親百姓兄弟安可棄乎臣伏願

陛下上尋往代黜廢之禍下惟近者讒言之釁廬陵王既申寃䰟於后土彭城王亦弭疑愆於宋京豈徒皇代當今之計蓋乃良史萬代之美也且謟諛難辨見非易黷福始禍先古人所畏故愛身之士自為巳計莫不結舌杜口孰肯冒忌干主哉臣以頑昧獨獻微管所以勤勤懇懇必訴丹誠者實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遂令陛下有棄弟之責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況書言記事史豈能屈典謨而諱哉脱如臣慮陛下恨之何益

揚子雲曰獲福之大莫先於和穆遘禍之深莫過於內難每服斯言以為警戒矧今覩王室大事豈得韜筆默爾而已哉臣將恐天下風靡離閒是懼遂令宇內遷觀民庶革心欲致康哉實為難也陛下徒云惡枝之宜伐豈悟伐柯之傷樹乃往古之所悲當今所宜改也陛下若蕩以平聽屏此猜情垂訊芻蕘之謀曲察狂瞽之計一發非意之詔逮訪博古之士速名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緝穆息宇內之譏絕多言之路如是則四

海之望塞讒謗之道消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安彭城王哉若臣啓違憲於國為非請即伏誅以謝
陛下雖復分形赴鑊煮體烹屍始願所甘豈不幸甚
太子詹事范曄等謀反事逮義康有司上曰義康昔擅
國權恣心淩上結朋樹黨苞納凶邪重疊彰著事合明
罰特遭陛下仁愛深至敦惜周親封社不削爵寵無貶
四海之心朝野之議咸謂皇德雖厚實撓典刑而義康
曾不思此大造之德自出南服詭飾情貌外示知懼內

實不悛窮好極欲干請無度聖慈含弘每不折舊矜釋
屢加恩疇已往而陰敦行李方啓交通之謀潛資左右
以要死士之命崎嶇伺隟不忘窺窬時猶隐忍罰止僕
侍狂疾之性永不懲革兇心遂成悖謀仍構遠投群醜
千里相結再議宗社重闚覬祚賴陛下至誠感神宋歷
方永故姦事昭露罪人斯得周公上聖不辭同氣之刑
漢文仁明無隐從兄之惡况義康舋深二叔謀過淮南
背親反道自棄天地臣等參議請下有司削義康王爵

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詔特宥大辟

豫章胡誕世前吳平令袁惲等謀反欲奉戴義康太尉

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曰挍畀之言義著雅篇流殛

之教事在書典庶人義康負舋深重罪不容戮聖仁不

忍屢加遲回宥其大辟賜遷近甸斯乃至愛發天超邈

終古曾不遏愆甘引而讒言同衆很悖徼幸每形辭色

內宣家人外動民聽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胡誕世假竊

名號搆成凶逆杜漸除微古今所務況禍機驟發庸可

忽乎臣等參議宜徙廣州遠郡放之邊表庶有防絶

孝武帝時南郡王義宣反帝以義宣亂逆由於彊盛至是欲削弱王侯江夏王義恭希旨乃上表省録尚書曰

臣聞天地設位三極同序皇王化則九官咸事時亮之績昭於虞典論道之風宣於周載台輔之設坐調隂陽元凱之置起釐百揆所以爕鉞失言侵官是誡陳平抗辭匪職罔咎漢承秦後庶僚稍改爵因時變任與世移總録之制本非舊體列代相沿兹仍未革今皇家中造

事遵前文宜憲章先代諡文古則停省條錄以依昔典使物競思存人懷勸壹則名實靡愆庸節必紀臣謬典國重虛荷崇位興替宜知敢不輸盡上從其議

江夏王義恭常慮為武帝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乃上表曰古先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宇諸侯受爵亦顧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上乖顯授之恩下亡血食之業夫善積慶深宜享長久而歷代侯王甚乎匹庶豈異姓皆賢宗室悉不賢由生於深

宫不覩稼穡左右近習未值田蘇富貴驕奢自往而至
聚毛折軸遂乃危禍漢之諸王並置傅相猶不得禁逆
七國連謀實由彊盛晉氏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禍尾大
不掉終古同疾不有更張則其源莫救日者庶人恃親
殆傾王業去歲西寇藉龍幾敗皇基不圖襄楚復生今
釁良以地勝兵勇獎成凶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兆
陛下大明紹祚垂法萬葉臣年衰意塞無所知解忝皇
族耆長慙慨内深思表管見裨崇萬一竊謂諸王貴重

不應居邊至於華州優地時可暫出既以有州不須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屬若宜鎮御别差扞城大將若情樂沖虛不宜逼以戎事若捨文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學足充話言遊梁之徒一皆勿許文武從鎮以時休止妻子室累不煩自隨百僚脩詣宜遵晉令悉須宣令齊到備列賔主之則衡泌之士亦無煩干候貴王器甲於私為用葢寡自金銀裝刀劔戰具之服皆應輸送還本曲突徙薪防之有素庶善者無懼惡者止姦

後魏孝明帝時右光禄大夫元遥上表曰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緦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兹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磐石先皇所以變兹事條為此别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匹所以

重分離樂良王長命亦賜縑二千匹所以存慈睠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己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茍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踈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給衣食后族惟給其賦

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同異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儵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遏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

後周武帝時冢宰宇文護既誅帝召柱國于翼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翼曰冢宰無君陵上自取誅夷元惡既除餘孽宜殄然皆陛下骨肉猶謂疏不間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臣異姓非直物有橫議愚臣亦所未安帝

然之乃遣越王盛代翼

宣帝即位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司衛上大夫宇文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也齊王既誅帝銜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孝伯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羣小媒蘖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

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徵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乃命將出賜死于家

唐太宗即位霍王元軌為壽州刺史屬高祖崩去職毁瘠過禮自後常服布衣示有終身之戚太宗常問侍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對曰臣愚暗不能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臣未嘗不自失上曰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河間乎至如孝行乃古之曾閔也

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徵女聘焉

太子承乾多不修法度魏王泰尤以才能為太宗所重特詔泰移居武徳殿魏徵上疏諫曰魏王既是陛下愛子陛下須使知定分常保安全每事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也今移居此殿使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居時人以為不可雖時移事異猶恐人之多言又王之本心亦不寧息既能以寵為懼伏願成人之美太宗曰幾不思量朕甚大錯悞遂遣泰歸于本第

太宗謂侍中魏徵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好尚驕逸多不鮮親君子遠小人故爾朕所有子弟欲使見前言往行冀其以為規範因命徵録古来帝王子弟成敗事名為自古諸侯王善惡録以賜諸王其序曰觀其膺期受命握圖御宇咸建懿親藩屏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軒分二十五子舜舉十六族爰歷周漢以逮陳隋分裂山河大啓磐石者衆矣保乂王家與時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諸然考其盛衰察

其興滅功成名立咸資始封之君國喪身亡多因繼體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時逢草昧見王業之艱阻知父兄之憂勤是以在上不驕夙夜匪懈或設醴以求賢或吐飡而接士故甘忠言之逆耳得百姓之歡心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曁乎子孫繼體多屬隆平生自深宮之中長居婦人之手不以高危為憂懼豈知稼穡之艱難昵近小人疎遠君子綢繆哲婦傲很明德犯義悖禮淫荒無度不遵典憲僭差越等恃一顧之權寵

便懷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勞遂有無厭之望棄忠貞之正路蹈奸宄之迷途愎諫違卜往而不返雖梁孝齊冏之勲庸淮南河東之才俊推摩霄之逸翮成窮轍之涸鱗棄桓文之大功就梁董之顯戮垂為明戒可不惜乎皇帝以聖哲之姿拯傾危之運耀七德以清六合總萬國而朝百靈懷柔四荒親睦九族念華蕚於常棣寄維城於宗子心乎愛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覽載籍博求鑒鏡貽厥孫謀臣輒竭愚淺稽諸前訓凡為藩為

翰有國有家者其興也必由於積善其亡也皆在於積惡故知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然則禍福無門吉凶由已惟人所召豈徒然哉今錄自古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惡各為一篇名曰諸王善惡錄欲使見善思齊足以揚名不朽聞惡能改得免乎大過從善則有譽改過則無咎興亡是係可不勉與太宗覽而稱善謂諸王曰此宜置于坐右用為立身之本

越王長孫后所生太子介弟聰敏絶倫太宗特所寵異

或言三品已上皆輕蔑王者意在譖侍中魏徵等以激
上怒上御齊政殿引三品已上入坐定大怒作色而言
曰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時天子
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兒是天子兒今日天子兒非天子
兒耶我見隋家諸王達官以下皆不免被其躓頓我之
兒子自不許其縱橫公等所容易過豈得共相輕蔑我
若縱之豈不能躓頓公等玄齡等戰慄皆拜謝徵正色
諫曰當今羣臣必無輕越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例傳稱

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諸侯用之為公即是公用之為卿即是卿若下為公卿即下士於諸侯也今三品已上列為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異縱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輒加折辱若國家紀綱廢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之時越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樹諸王使行無禮尋以罪黜不可為法亦何足道太宗聞其言喜形於色謂羣臣曰凡人言語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當身私愛魏徵所道國家大法朕向者忿怒

自謂理在不疑及見魏徵所論始覺大非道理為人君言何容易召玄齡等而切責之賜徵絹一千匹以旌其直言

魏王師王珪奏准令三品以上遇親王於道不下馬今皆失於儀准太宗怒曰爾等並自尊貴卑下我子此為非法我不能行魏徵諫曰自古迄今親王在京師者班次三公吏部尚書侍中中書令並三品也若此等為王下馬王又不可安然訪諸故事則無可准行之於今自

隳國法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朕百年之後以為君也然則人之存亡不在老幼設無太子則立嫡孫若無嫡孫即立諸子以此而言亦須崇敬比孫於我不亦近乎徵曰殷家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覬覦塞禍亂之源本為國家者所宜深慎陛下向責王珪乃忿怒肆情不可以聞於臣庶太宗怒乃解

吴王恪奉見太宗謂房玄齡等曰朕於兒子常欲一處

但家國事義實亦不同欲令其子孫代代相繼且又絶其覬覦朕今供養太上皇與私亦異以鎮撫四海不貽太上皇憂爲孝則天子之孝也魏徵對曰臣聞孝行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今陛下立身揚名富有天下華夷安泰此實大孝豈同進饘粥侍左右之孝也且以四海之主豈比庶人若與子孫同在一處非所以保根固本之策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漢晉以來諸王皆爲

樹置失宜不預立定分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諸王承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從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户不少好衣美食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别加優賜曽無紀極俚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

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須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賜物百段

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給魏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霄極甚尚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

定分遂使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為世作法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為是臣聞傳曰愛子教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鉅萬計入警出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

至於敗頼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願恒存禮訓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奬之道德齊禮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

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為我言之尚書右僕射髙士廉曰養百姓最急黄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義為急遂良又奏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為非但

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此寔當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宫諸弟及庶子數將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國家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宫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分義情深非意闚闇多由此作其府官僚勿令過四考

貞觀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遂良又上疏諫

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分疆雜用周制皇唐郡縣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鎮扞四方聖人造制道髙前列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師帥人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内蘇息遇一不善人合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為擇賢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或以人興詠生為立祠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子内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請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

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覲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為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年能友愛子弟自茲以降以為準的封立諸王雖各有土年尚幼小者各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一百人惟二王稍惡自餘皆沖和深粹惟陛下詳審太宗嘉納其言帝又嘗謂荆王元景吳王恪魏王泰等曰自漢以来帝弟帝子受茅土居榮貴者甚衆惟東平及河間王最有令名得保其禄位如楚王之

徒覆亡非一並為生長富貴好自驕逸所致汝鑒戒宜

熟思之簡擇賢才為汝師友須受其諫爭勿得自專我

聞以德服物信非虛說比嘗夢中見一人云虞舜我不

覺竦然敬異豈不為仰其德也向若夢見桀紂必應斫

之桀紂雖是天子今若相喚作桀紂人必大怒顏回閔

子騫郭林宗黃叔度雖是布衣今若相稱賛道類此四

賢必當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貴者惟在德行何必要

論榮貴汝等位列藩王家食實封更能克脩德行豈不

具美也且君子小人本無常行善事則為君子行惡事則為小人當須自尅勵使善事日聞勿縱欲肆情自陷刑戮又謂房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人間皆識達情偽罕至於敗亡逮乎繼世守成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小以来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於荆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為藩

弼庶其習近善人得免於僣過爾又謂吳王恪曰父之愛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訓而知也子能忠孝則善矣若不遵誨誘忘棄禮法必自致刑戮父雖愛之將如之何昔漢武既崩昭帝嗣位燕王旦素驕縱譸張不服霍光遣一折簡誅之則身死國除夫為臣子不得不慎太宗又謂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古來帝子生於深宮及至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皆得全王珪我久驅使甚知剛直志存忠孝選為

子師卿宜語泰每對王珪如見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師道自處時議善之也

太宗嘗以光祿大夫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因謂曰武德中公曾進直言於太上皇明朕有克定之功不可黜退云朕性本剛烈若有抑挫恐不勝憂憤以致疾斃之危今賞公忠謇有此遷授叔達對曰臣以隋氏父子自相誅戮以至滅亡豈容目覩覆車不改前轍臣所以竭誠進諫太宗曰朕知公非獨為朕一人實為社稷之計蕭

瑀爲尚書左僕射嘗因宴集太宗謂房玄齡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我當此日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蕭瑀不可以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眞社稷臣也乃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瑀拜謝曰臣特蒙誡訓許臣以忠諒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中宗神龍中吳兢改右補闕節閔太子難姦臣誣搆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恐兢上言文明後皇運不殊如帶

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寘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毒哀毀以陛下為命而自託於手足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望芟刈股肱獨任胷臆可為寒心自昔翦伐宗支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內糜沸驗之覆車安可重跡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皇家枝榦夷芟略盡陛下即位四年一子弄兵

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蒼蠅之詩不可不察伏頋陛下全常棣之恩慰罔極之心天下幸甚

肅宗上元初帝觀酺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帝諂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中書侍郎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譏誚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

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識非衆臣所逮遷中書令兼太子賔客檢校兵部尚書

宋仁宗天聖五年右司諫劉隨上奏曰臣聞宗子維城用期磐石之固異姓為後適茂本支之榮宗周則並建懿親炎漢乃分王善地有唐開國彌重親賢嗣王郡王推恩甚衆皆所以強大宗室為策久長豈比夫秦懷封建之疑卒無子弟之援也伏自皇家御極但推至公尊禮勲臣謙抑宗族親王之子不封郡王親王既沒不立

嗣王闕典未行屬在繼聖今者臣僚遷擢多至尊官皇族緜聯未登顯位雖天地之道義在無私而東平之賢宜推異數臣伏覩每遇聖節宴於錫慶院見皇親數人坐於駙馬都尉之下進退俯仰同於庶僚北使在筵顧揖不及非所以壯觀洪業威示遠人之道也方今兩宮明聖四海會同北朝歡盟人使交午爵秩班序恐須商量庶使銀潢分派將溝洫以異流天枝擢秀與樗櫟而殊等臣職當言事難避僭踰親睦之恩允資聖斷

慶歷四年樞密使富弼奏議曰臣觀三代已後興王者今日得天下明日封建宗室至于襁褓之子亦皆為侯為王分割土地自成邦國所以分布枝葉庇蔭根本張大王室壯觀天下使英豪無間辭無異意謂四海之内盡是一姓雖有凶謀變計不敢妄動此前代帝王制御天下長久之策也布在簡牘驗之可信今則埋没抑壓僅同豢養縱其非僻殊不教訓雖有説書之官又實虛設是盡欲愚之而不令知善道為善人甚非帝王養宗

室之義也至於臣庶之家有子孫弟姪者無不孜孜誨誘使之成器蓋持門戶主祭祀若子孫不肖則家道淪没又有擔負之夫微乎微者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兒尚每日那一二錢令厥子入市學謂之學課亦欲厥子讀書識字有所進益而嗣其家國家富有天下基業全盛實祖宗艱難而致所宜子子孫孫相承不絶為萬世之計豈可宗室滿宮而陛下都不教導任為過惡俾外夷輕笑是陛下自去枝葉而取孤根易揺之患臣竊憂

之臣又伏思陛下任李用和爲殿前副指揮使任曹琮爲馬軍副都指揮使是任親也用和與琮誠親矣然皆異姓異姓者尚可信之則宗室同姓與陛下是骨肉之親反不可信之哉陛下不過謂宗室無人臣謂今則誠未見其人教之試之當自有人矣今唯朝會時羣行旅進青蓋滿道士大夫見者方知有宗室但出得都城四門之外已不知宗室之有無況天下乎況四夷乎上古直至周世宗其間所歷何啻萬代而宗室不教不試不

用微弱之人未有如本朝之甚之極者也宜乎為識者之所憂而敵人之所輕也且如敵人有南大王蕭孝穆北大王蕭孝惠魯王特里衮楚王伊勒希巴是其近親者甚衆臣前嵗奉使盡與之接又詢其國人未必實皆才武而中原聞之莫不疑其人人皆良將也其故何哉蓋聞其名而疑其有實爾今朝廷若能崇植宗室使聲名漸著聞於敵人亦謂南朝宗室有人根本牢矣藩屛固矣欲謀則息欲動則止古者有以實效濟務者亦有虛聲

慴敵者兵尤重先聲而後實況臣之所說必然聲實相副願陛下行之無疑

弼又上奏曰臣近上河北事宜以匈奴强盛朝廷為藩屏之固慮為敵人所輕乞陛下親擇宗室中堪任外處差遣者充近京千里内知州鈐轄及畿甸知州縣以壯觀王宗議下兩府至今未上必謂體大無例難以施行此議事干皇親必涉議論然茍利於國安可避免臣前奏或未決行欲望且令幹當在京諸司如皇城司軍頭

引見在京百司省中衙司羣牧司儀鑾司翰林司御廚庫院府界提點之類使之稍接人事亦教育之階也俟其間見得才效有可外補者然後用臣前議漸次差出

至和元年知諫院范鎮上奏曰臣伏見方今宗子衆多睦親廣親二宅狹隘居處不便又皆賦以重禄別無職業使展其效祖宗後裔豈無賢才而一槩廢而不用深可惜也臣欲乞族屬稍踈者以次補外使無廢才以副陛下睦親之意如允臣所乞其入宫資序及諸約束乞

委大臣裁酌施行

二年侍御史趙抃論宗室濫賞疏曰臣等伏覩近日皇親非次建節移鎮遷官增祿幾二十人道途喧傳不測恩命之所自出臣愚欲望陛下稽考祖宗故事杜絶僥倖之路特賜聖旨裁損無令外議有宗室濫賞之名亦詩所謂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議也

殿中侍御史馬遵上奏曰臣伏覩近日宗室中屢有除授已是頻煩復聞更有扳援體例希望恩澤者上干宸

聽相繼未已國家秩叙親族至於爵秩禄廪皆因祖宗舊制循守施行垂之經久不宜過有優假以廢後法伏乞聖斷詳察特賜指揮

嘉祐七年知諫院司馬光乞名皇姪就職奏曰臣伏見陛下以皇姪宗實知宗正寺宗實辭讓多日不肯就職陛下兩次遣使者名令受勅中外之人無不欣悅以為非陛下睿智聰明深謀遠慮斷自聖志確然不惑何以及此夫王者以大庇生民為仁安固基業為孝仁孝之

道莫大於此今陛下一舉而兩有之天下聞之安得不喜又爵祿者人之所貪往往校量絲毫干求爭訟不顧廉恥今宗實特受陛下簡拔恩寵殊異而以榮為懼辭讓懇切首尾十月尚未受詔其智識操行必賢於人益足彰陛下知人之明此天下所以尤喜也然陛下之於宗實屬則父也尊則君也在禮父召無諾唯而起君命召不俟駕今陛下兩遣使者召之宗實雖不受恩命亦當入見面自陳述豈可在家堅卧不起臣愚伏願陛下

更遣近上内臣往傳聖意責以禮法彼宜不敢不来来則陛下面加敦諭使知聖心懇惻發於至誠彼宜不敢不受如此則陛下仁孝之德純粹光大本末如一無以復加此皆陛下即今所行而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欲陛下守之益堅行之不倦故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七十六